



## 外婆家的味道

□ 居桂珍

在我小舅家屋后的田埂上慢慢地走着,天有点冷,阳光尚好。外婆外公早已不在了,那些老树也已经不在了,只有大片的麦子不情愿地绿成汪洋。我抬头嗅了嗅空气,仍然是外婆外公在时的味道,然后我就大步朝舅妈们的菜地走去,我大舅妈和五舅妈正在那儿拔菜。她们问:“荠菜你要吗?挖一些给你!蔬菜头要吗?掐一些给你!”我什么菜都要,然后她们就一起帮我择干净,把鸡蛋还有刚刚腌好的雪菜什么的大包小包的帮我装点好,把她们的菜蔬瓜果弄到我家的餐桌上是件其乐无穷的事。

小时候,我家粮少,外婆家也不富余,但我到外婆家总能吃出滋味来。外公见我去了,总要在饭菜上弄出点花式来,小葱炒米蒸鸡蛋,蒜泥炒茼蒿,南瓜白米饭,我吃完了会在那棵老树下美美地睡一觉或者晃荡一会儿,然后再跑回家。

年前我总要到外婆家去拿外公写好的春联,舅舅们蒸糕馒或者做年饼,我在那儿吃饱,顺便剪一把冬青和松枝,带回家插在屋檐上。年后我就跟着我妈我爸在几个舅舅家轮流吃。舅舅们和我爸在玩牌之前,先要把一些事情做做好,五舅家西边有一片竹子园,我二舅会用刀子砍下几棵小竹子,做几个竹哨给他的儿子和侄儿们玩,我三舅直接从口袋里摸出一把泡泡或者橡皮人出来,于是吹竹哨的,玩泡泡的,攒纸炮的,开飞机的,捉迷藏的,十几个大大小小的表兄弟姐妹玩耍开来,你追我,我追你,一会儿这个哭,一会儿那个闹,外公和我妈忙着做饭,还要不时地停下来断公案,给这个抹抹眼泪,给那个擦擦汗。吃饭的时候最热闹,一大群孩子坐一桌,一盘菜上来一会儿就吃光。外婆外公忙着为那些小的夹菜舀汤做服务,这个掉了筷子,那个要勺子。晚饭后,我总是第一个起头要外公讲故事,于是大大小小的都坐一起,听外公说书讲故事,也就是他从书中读来的传奇和志怪,清末民

国年间的那些以讹传讹的旧历史,我听得很有趣,年年听了都觉得很有趣。

小舅比我大八岁,夏天他带着我摸鱼捉虾学游泳,春天他带着我放风筝。我也翻他书包里的纸笔瞎写乱涂鸦,跟他吵架是经常有的事,他吵不过我,我有外公外婆护着横着呢,只有我妈在的时候稍微收敛些。有时我妈会一把揪住我,“你个死丫头,刚才说什么了?你朝谁说的啊?他是你舅舅,你没大没小的!”

我妈常差我到外婆家去跑腿,有一回要我去送一双她做的鞋给五舅家的小表弟,我就大不高兴了,这么好看的鞋,她不曾给我做一双。蓝底子白线,她一针针纳成了竹叶形,灯芯绒鞋面我最喜欢的那种红色中还散布着雪花点,两个黑纽扣亮得像两只小眼睛,我就总是一双黑布鞋。但已然做好了,我又不能穿,只好送去了。那鞋,给我那小表弟一穿上,他那么小的人都知道好看,不停地指着小脚唧唧呀呀地臭显摆。我五舅连忙去做饭,蒜苗烧豆子,青椒炒豆芽,咸菜蛋花汤。我感觉五舅做的菜比外公和其他舅舅家做的味道还要好,此后我来混吃就常在五舅家。

舅舅们的儿子也有几个读大学的,他们在城里都出息得很,没读大学的也都混得很不错,没听见舅舅们夸耀过,我不过做教师,但在舅舅们心目中牛得很,跟谁谈起来便说:“我外甥女儿是老师!”那语气好像我是什么大人物,尊贵得很。

我四舅走来过去的总要给我捎上些菜,他常把鸡蛋果蔬放在我学校的门卫上,我若在校门口遇见他,看见他脸上和善的笑容像极了我外公。

我那小舅舅常给我找事做,诸如要把他什么朋友家的孩子弄到我们学校的实验班。的确,我们学校的实验班,分数不够不好进,找到校长主任可能也没有用,但县官不如现管的,我们这些教实验班的老师之间私下里招呼一声通个气,便悄悄地把他个孩子放在了某个班级里,校长主任们知道了也不作声,这样我就可以在过年的时候理直气壮地在舅舅们家中多赖上几天,吃吃玩玩晒太阳,把他们家的菜蔬往家搬。

面装着洗干净的衣服,是父亲的,我和小叔跟随着来到瓦房里。走进后院,凉风阵阵,地上只有枣树的影子随着时间慢慢移动着。

最开心的莫过于摘枣子的时刻。我们并不知道枣子到底哪天算是真正地成熟,每年摘枣子的日子只会由两个因素决定:枣子大小已定,枣皮青色中带点老黄,还有就是那天一定要是小叔和我不上学的周末。枣树最低的树枝和屋檐一般高,但树的最高处并没超过屋顶。即使这样,我们想不费劲地满载而归也困难。奶奶用一根竹竿把枣子敲打下来,一旦枣子落在了灰瓦上,便会蹦着跳着顺着屋檐滚落。小叔使出浑身力气摇晃树干,试图能摇下枣子来,结果却累得坐在了地上。地面上的枣子都是奶奶用竹竿打下来的。

后来奶奶搬来瓦房和父亲、我一起住,爷爷还在以前的房子里。自从奶奶搬来之后,我家大门不再紧锁,村里人和奶奶交情好的总来串门,久而久之,家里变得热闹了。也有人来后院看着菜园的成果,看到只有一棵枣树,便以劝说的语气叫我家再买几棵果树种植起来。的确,父亲买了一棵桃树和一棵柿子树,种在枣树的西边,三树间大致隔了三米排成一排。种其它果树的想法父亲很早便有了,可之前我和奶奶住在老屋内,瓦房很少有人进出,父亲一直在外忙,很少管这事,这想法自然而然后便丢在了边。第二年,父亲在枣树的东南边又种了一棵梨树。后种的几棵果树因长势良好,每年硕果累累。至于枣树长得如何,已不再受我们重视。奇怪的是,桃树、柿子树生了虫,树干看起来完好无损,轻轻一折,里面却已空得疏松,而梨树因一次雨天时的闪电被劈成两段。可枣树就这样一直立在那,你说多么可气!和小伙伴过家家喜欢绕在枣树下;奶奶在杂乱的豆子里挑选好的豆子喜欢坐在枣树下;父亲和几个村民抽着烟聊天喜欢蹲在枣树下;狗中午犯困享受狗生时,在枣树下躺着……

再后来,我去了县城读高中,又去另外的城市上大学,回家的日子越来越短越仓促。枣树最终结束了它的生命,我童年的风景也一去不返。

小时候,我们还没有脱去厚实的棉袄棉裤,春天也不与我们打个招呼就这么轻轻地来了。

中午的太阳暖暖地照着,我们温润的小脸蛋红扑扑的。趁着大人不注意,我们便迫不及待地解开了棉袄的纽扣。这个季节正是土蜂闹得最欢的时候,它们在土坯墙前、菜花丛里、芦竹栅栏周围……嗡嗡嗡地飞着,很少有歇脚的时候,它们是这个季节最忙碌的小精灵。我特别留意在土坯墙前飞舞的土蜂,它们总是绕着墙上食指大小、圆溜溜、光溜溜的小窟窿飞来飞去。我们不知道一个个小窟窿是怎么来的,似乎就是在一夜之间出现的,但是我们都知这是土蜂的家,它们会钻进小窟窿里觅蜜。童年的我常常拿着一只棕茶色的药瓶,药瓶里塞上一朵金黄的油菜花,幻想着捕捉一只土蜂塞进去给我们觅蜜。春桃是捕蜂行家,当一只肥圆的土蜂拢着翅膀扭动着桃尖一般的屁股钻进小窟窿的时候,他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很精确地将小药瓶的瓶口对着窟窿眼罩了上去,然后用巴掌在窟窿眼四周拍打着。就在土蜂钻进瓶口的一刹那,春桃先是猛地将小药瓶移开,接着从衣兜里掏出瓶盖迅速盖上,然后高举着小药瓶叫嚷:“捉到了!捉到了!”捉到了土蜂的春桃每天巴望着土蜂能扇出蜜来,我们也天天向他打听,可是直到土蜂在小药瓶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孤独地死去,也没有扇出眼屎大的蜜来。不过,我们还是在春天这个美好的季节里吃到了土蜂蜜。土蜂最喜欢在四周围着芦竹栅栏的菜花丛中忙碌,它们靠翅膀的振动让身体在空中保持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先是盯着一朵菜花“踩点”,然后轻盈地落到这朵菜花上贪婪地吮吸着蜜汁。土蜂是一种善解人意的小精灵,它们似乎懂得乡下孩子的苦,在花丛里采完了蜜汁就钻进田边的芦竹管子里觅蜜,好让我们去发现。我现在也记不清孩童时代的我们是凭什么判断哪根芦竹管子里藏着蜜,反正掰开芦竹管子的一刹那,我们常常有惊喜——黄澄澄的蜂蜜一截一截地挤在管子里!我们也不问有没有毒,几个小伙伴便迫不及待地分而食之,甜津津的滋味刺激着我们的味蕾,那时的我们压根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大白兔奶糖,只知道土蜂蜜才是最香最甜的好东西。

乡村的春天更是各种野草萌发、疯长的时节。一场春雨过后,各种野草拼了命地钻出泥土,它们要彻底摆脱严冬的孤寂,为春天增色。麦田边、沟渠旁、土坡上……凡是没种庄稼的地方都有它们的踪迹。巴根草疯狂地蔓延着,死死地巴着土地,犹如孩童紧紧地抱着即将离他而去的母亲的腿。马齿苋一簇簇、一丛丛挤挤挨挨地长在一起,它

我的家乡,水网密布,河道纵横。年轻的时候,我们下田干农活,隔河隔港都要撑船过去。记得小时候,站在庄台后面的圩堤上极目远望,茫茫一大片芦苇荡。放牛娃在芦苇荡里把牛放丢了,发动全生产队劳力去找,未必能找得回来。近些年,建造了许多桥和路,极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人们搞水产养殖,把田地挖成了鱼塘,在塘埂上、斜坡边栽上油菜,每年春天一到,鱼塘四周都是金灿灿的,就像画上了一圈金边。

今年春天来得格外早,不经意间,河道两岸杨柳依依、绿意盎然。春雨随风潜入夜,滋润着大地万物,很快油菜花星星点点起来了,你追我赶的,不过一周的时间,竟然一望无尽地铺开在你的眼前。早晨或是傍晚,公路边、田埂上,有悠闲散步的,有塘头忙活的,三三两两,犹如在一幅春天画卷里行走。近处,金灿灿的油菜花在风中摇曳。远处,一片绿油油的小麦作着底色。春风里吹过来的是花草的芬芳,沁人心脾。

这番美丽的景色,正是得益于农民的勤劳。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喜欢在雨中散步。

春天的雨,绵绵的,轻轻的,柔柔的。打着一把伞,在雨中散步,那是很惬意的事。一切都是静静的。路旁的小草,有的刚露出小脸,还有点羞涩,又仿佛能听到它们在贪婪地吮吸着这春天的雨水。路边的树,经过一个冬天的沉默,现在也在暗暗地舒展筋骨,尽情地沐浴在这春风春雨中。到暮春时节,最美的还是树上的叶。我家西头,河畔的垂杨柳,似乎集聚了一个冬天的绿,在枝头散发。一阵风吹来,长长的枝条,似一个个少女的秀发,在风中摆动。

夏天的雨,是猛烈的。打着一把伞,伞布上噼里啪啦的,就像乐队里的板鼓,敲打着自然的乐章。夏天的风,是肆意的,无情的。有的时候,伞都撑不住,甚至把伞吹翻了。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往返的路上,要经过一座桥。有一次,放学时间,正赶上雷阵雨。风大,雨大,雷声大,有的孩子被吓哭了。还是老师好,一个个地把学生抱着送过桥,这个温暖的画面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

## 童年的春天

□ 卢有林

来的猪草往猪圈里一抛,猪们便一骨碌站起身,头也不抬地吧唧吧唧地咀嚼起来,耳朵、尾巴兴奋地摇晃着。这个季节,不但有猪们爱吃的巴根草、马齿苋,也有我们孩童爱吃的茅针。茅针其实就是茅草的花苞。花苞未绽时,长得细长而又挺拔,就像打毛衣用的棒针,所以我们就叫它茅针。我们把茅针从草叶里折断,剥开花苞,把白嫩的絮塞进嘴巴里美美地咀嚼起来,甜津津、凉丝丝的味觉顿时在口腔里氤氲开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春桃用小铲锹刨出茅草的根,跑到路边的沟渠里,胡乱地洗一下,不假思索地塞进嘴里嚼起来。忽然,他猛吸了一下鼻涕,带着浓厚的鼻音叫嚷起来:“甜,茅草根真甜!”我们呼啦一下围了上去,春桃把剩下的草根分给我们。茅草根经过清水的洗涤,又白又嫩,一节一节的。大自然好像体恤我们农村娃生活的苦涩,在这个季节把天然美食恩赐给我们。

再过些时日,当茅针吐出了白絮的时候,狗尾巴草也不知不觉地长成了,在春风中得意地摇晃着“狗尾巴”,好像在嘲弄着农民们对它们的无可奈何。每到星期天的下午,我们打完了猪草,把装满猪草的竹篮子藏到草丛里以防晒蔫了,便索性找一块空地,面朝苍穹躺了下来。身下的野草柔柔地顶着我们的大腿、屁股、腰板、肩膀、后脑勺,这种天然席梦思带给我们的感受妙不可言。和煦的春风像母亲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我们的脸颊,也是柔柔的,惬意极了。春日的阳光很养人,强一点让人受不了,弱一点又不够劲,就这么恰到好处地照耀着我们,让我们产生一种似睡非睡、似梦非梦的奇特感受。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打完了猪草照例躺在天然席梦思上,美美地沐浴春天的阳光,忽然听到“刮锅——刮锅——”的鸟叫声。我们睁开眼睛,发现一只灰白色的刮锅鸟(也许就是布谷鸟)在高远而又湛蓝的天空下扇动着翅膀悠悠地飞行着。这纯净、悠长的叫声刺激着我们兴奋的神经,刮锅鸟刚刚叫完“刮锅——刮锅——”,我们便不约而同地回应着天上的刮锅鸟:“吃得快活——快活——”一天一地,鸟鸣人应,人应鸟回,竟配合得如此默契。刮锅鸟渐飞渐远,叫声也在不断减弱。直到刮锅鸟消失在我们视野里的时候,我们似乎还能听到“刮锅——刮锅——”的余音。此时,我们知道,春天即将再见,夏天快要到来。

在湿冷的深秋,他们在家前屋后、道边渠旁,不浪费分厘土地,不经设计,也无需考究,栽满了油菜。于是,才有了春天里满眼遍地的油菜花。

这些年,我一直在外地打工。每年基本春节一过,就会踏上打工的路程。在大城市里,非常想念家乡的油菜花。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春节以来待在家里出不了门,才有机会看见家乡田野里的油菜花。我用手机拍下了好多照片,把这美景定格下来。

徜徉在这片土地上,难掩深情,有时追忆往事,有时凝神沉思。其实春天里的油菜花到处可见,但唯有家乡的油菜花赏心悦目、令我神往。因为它是世代耕作的先辈、因为它是生生不息的年轮、因为它是永不退色的故事,它养育了我,它也是我的身影!

漫步于油菜花丛中,沐浴着和煦的春光,欣赏着蜂飞蝶舞的欢乐,忽然远处传来了一阵儿歌声:小蜜蜂、可真忙,采花蜜、盖新房……甜甜的童音在田野荡漾开来。

## 家乡的油菜花

□ 陈永宁

里。所以,夏天还是要在雨变小的时候,出来散步。这时候,雨水冲刷了夏天的炎热和浮躁,你会发现空气是格外的清新,街道是格外的清亮。马饮塘河上有座高高的拱桥,叫清秋桥。我喜欢放下伞,站在桥上,极目四望,享受这夏雨带来的片刻清凉,享受这座小城雨中的风光。

秋雨,是喜悦的。经过春的缠绵、夏的煎熬,秋雨是洒脱的。撑着一把天堂伞,漫步街头,你会感受到浓浓的收获的气息。风是轻的,雨是斜的,天高气爽,桂花香浓。徜徉在孟城驿风景区内的小巷里,戴望舒先生描绘的雨巷不期而遇: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

冬天的雨,冷冷的,缺少情趣,我极不喜欢。我喜欢冬天的雪。雪,应该是雨的孪生妹妹。你看,漫天的雪花,岂不像天上仙女们碎了의裙?纷纷扬扬,不用打伞,让你感受到的不是自然的伟大么?潇潇洒洒,散落一地晶莹……

外面有风声。打开窗,哦,又下雨了。

## 在雨中散步

□ 袁清贤